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李公案 第十四回 窮開心周起尋春 趁利口度婆接客

卻說李公接了道士的信，拆開一看，卻仍是一首四字的偈言，上寫道： 莫道無神，信哉有仙。
拳拳服膺，匪我思存。

下邊寫著「山石道人」。李公看罷，始知是純陽呂仙臨凡顯化，不覺驚歎感佩。雖素來不信神鬼仙佛，經此親身試驗，不能不心中折服。但是，看這四句偈言，不知仙意指在那裡，不覺往復玩味，看了又看。那伙工道：「先生快將這信收好，不要給我們當家的看見，又添囉嗦。」李公點頭，將這偈言收好，別過伙工，出了廟門。心想：昨兒這兩個人說是在李大腳家看見賽張順，想必是時常去的，不妨到那裡打聽打聽。但不知這李大腳住在那裡。心中一頭想，一頭走，不知不覺已上了大橋。看見王福在橋上擺測字攤，李公便將昨天聽見的話告訴他一遍，便問道：「可看見周起？」王福道：「過橋去不多工夫，想必還在前面。」李公聽罷，就往橋那邊尋去。

走不多遠，見周起正在前面，穿了件百補的長大褂，拿個辮子。曲了幾個彎，駝著腰，跣拉著破鞋，斯斯文文地踱著方步，口裡高聲念道：「救蟻中狀元之選，埋蛇享宰相之榮。」

又道：「萍水相逢，盡是他鄉之客；青雲得路……」剛剛念到這一句，李公從他背後在左肩膀上一拍，把個周起嚇了一跳。

回過頭來一看，見是李公，倒有點不好意思。李公便將細情說給他聽了，便問道：「此地有個樂戶李大腳家，你知道在哪裡？」

周起道：「在街北百花巷。小的昨天去看過一回。」李公忙說道：「你不要這樣稱呼，我們且到那裡看看。」周起道：「我們這樣個打扮，哪能進得了門？」李公道：「不妨事。我們先給他錢；他還不接待麼？」周起道：「這也使得。」李公便叫周起在前引路，轉了兩個彎，穿過了個過街樓，巷口有個黑油漆柵門，裡面靠東一個臨街門，兩扇花隔窗虛掩在那裡，門框上貼著個紙剪葫蘆。周起指道：「這裡便是。」李公將指在門上彈了兩下，裡邊出來了一個老婆子，年紀五□上下，頭包元青縐紗，身穿藍綢棉襖，外罩青緞領褂，黑綢褲腿虛襖裹著繡花搭膊，尺二金蓮；一雙鞋跟露著白襪，一臉粉花皺紋，兩貼頭風膏藥，分明積世度婆親自開門接客。李公道：「我們倆專誠拜訪，討碗茶吃。」那度婆一手攀著門框，一手拿著根長煙袋，斜溜著眼，將兩人渾身上下打量了一遍，將身子往後一扭，說道：「您兩位找錯了，我們不是茶館呀。」說話未完，隨手要將這隔扇門帶上。李公忙上前一步，將門扳住，一手在袋裡掏出一塊錢，遞給度婆，說道：「我們聞名來的，並沒走錯。這塊錢，請你隨便給我們沏壺茶，我們歇歇腳。」那度婆見了錢，笑著說道：「你瞧瞧，我真是老糊塗，連自己人都不認得。」

說著，一面將門開了，說道：「快裡邊坐吧。」李公同周起便跟著他進去。

度婆讓過二人，轉身將門關上，回過來在前面領路。走進後院，穿過月亮門，有一溜五間南向的矮房，度婆將門簾掀起，讓二人進去，便高喊道：「四兒，有客呀，還不快出來！」聽見隔壁嬌聲嬌氣答應道：「讓我洗完臉就來。」李公看那屋子，是通長的兩間。西屋靠牆橫著一張炕，鋪著半新不舊的紅嗶嘰坐褥靠枕。炕桌上供著一大籃子佛手。四扇時花炕屏，朝外掛一幅五彩牡丹的畫。桌上分列著花瓶，帽鏡。中間桌上擺著個盤香盤。牆上掛著一面琵琶。李公就在東邊凳子坐了，周起不敢坐，李公遞了個眼色，也就在西邊椅上坐下了。度婆遞過水煙袋，李公是不吸煙的，轉送給周起。度婆道：「兩位大爺貴姓？」李公道：「我姓張。」指著周起道：「他姓周。我們久仰你姑娘大名，今天特來見識見識。」正說著話，一個小使送進一盤茶來。度婆接過送上，回頭向小使道：「叫你姑娘快來。」

周起接口道：「不忙。」度婆道：「我給二位開個燈，好躺著歇歇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將炕桌搬開，底下擺著副煙具，划根洋火，將煙燈點上。李公便走過來靠上首躺著。周起也拿了水煙袋過來，尚未坐下，聽隔壁房門響，出來個人，直望外走。周起便回身望窗眼裡一張，卻看不清。度婆將他袖子一拉，說：「請用煙，有什麼看的。」

周起放下水煙袋，躺下燒煙。忽見簾中掀起，進來個粉頭。

度婆忙說：「四兒，快來給兩位爺請安。」李公定睛一瞧，見是個儻中等身材，有五尺高，團頭團臉，眼微凹，烏黑頭髮，濃濃的眉毛，鬢簪茉莉，口上點櫻桃，兩頰鮮紅，眼圈青黑，脂粉蓋銀頸。蔥綠寬衫，絳紫的襖，大紅褶褲，寶藍緜，半尺蓮船，光著地步步也嬌。滿頭花簇簇壓雲翹，真個魂銷。

粉頭進門來，烏溜溜的對兩人看了一回，忽又「嗤」的一笑。拿手帕子掩了嘴，裊到炕前斜坐了。轉過身從周起手中拿過煙籤，替他燒煙。那度婆就躲向外邊去了。李公到此，也不能不敷衍一回。問粉頭：「多少年紀？怎麼著你這雙手長得這樣白？」又道：「你的頭梳得真光滑。」那粉頭只是笑。周起道：「我有個朋友這幾天來了沒有？」粉頭道：「誰呀？」周起道：「小白鱗賽張順。」粉頭道：「他呀，前幾天來嘍著。」周起道：「你知他家在哪裡住？」粉頭道：「他不是這裡人。他家叫什麼湖，離這裡還好遠哩。他們逢三六九，有船往這邊來，昨兒初六沒見他來，初九是准來。您要瞧見他，給我陪來，問他我要的錮子辦了沒有？」李公道：「他耳朵後有個瘤。治好了麼？」

粉頭道：「噯，你老也認識他？他那個瘤比先前更大了，哪裡治好？怎麼先前沒見你兩位同他一塊來？」周起道：「我們出遠門方才回來。」粉頭道：「怎麼知道他上這裡來？」周起道：「初三那一天，我見他，他告訴我的。」粉頭道：「對呀，初三晚上來的。那天走了就沒有來。」周起道：「是了，今天他不來，我割他個靴腰子行不行？」粉頭放下煙籤，用手將周起腿上擰了一下，哪知道周起的褲子是糟得不堪的了，一擰，竟擰破了一塊，連腿上的肉都露了出來。粉頭更將他一推，說：「你倒會窮開心。」李公看此光景，也覺忍不住笑。周起就將他裝的這口煙拿起來，對著燈抽了。抽不到一半，聽見門響，又進來一個人，粉頭就立起身出去了。李公對周起說：「走罷。」

周起說：「且看來的是誰。」放下煙槍立起來向窗外裡張。不知進來的是不是訪問的那個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正是：

未向深山擒虎豹，先從水上戲鯨鼈。